



■家庭相册

踮起脚尖爱你的人

□田秀娟 文/图

她9岁时，母亲因病去世。那时的父亲风华正茂，是一名车间主任。处理完母亲的后事，提亲的人络绎不绝。听着他们和父亲在客厅里小声说话，像虫鸣，她躺在被窝里偷偷掉眼泪。她知道，父亲要给她找后妈了。她看过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》的故事，在她小小的的心灵里，世上所有的后妈都是恶毒的。

早晨，父亲早早起床，磨了豆浆，煮了鸡蛋，烙好她爱吃的馅饼，叫她起床。她听见了，却不想答应，闭着眼睛装睡。等父亲来到她床前喊她时，她不耐烦地说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！你烦不烦呀？父亲不作声，默默地把衣服递到她手上，转身离去。她的眼泪不争气地落下来。

她想起了从前母亲在的情景。那时候的家，是温馨的，是热闹的。早晨，厨房里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、油烟机轰鸣声，洗菜池叮叮咚咚的水声、菜刀当当滑过案板的铿锵声，加上母亲动听的歌声，一切听起来是那么和谐、自然而美好。

父亲在努力延续着母亲的爱，父亲做到的，父亲都做到了。父亲给她做饭，给她洗衣，甚至笨拙地给她织毛衣、织帽子和手套，给她做被子，送她上学，接她放学。有一天，姑姑来家里做客，吃完饭，她去卧室写作业，姑姑在客厅里和父亲聊天。她听到姑姑小声说，哥，该找个伴儿了。父亲说，不找了，我怕委屈了丫头。我们爷俩儿过也习惯了。

那一刻，她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下子落了地。她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要努力学习，考一个好大学，找一份好工作。长大后，好好孝敬父亲。

她一天天长大，父亲一天天变老，很多年过去了，父亲一直没有领回后妈来。

她考上了大学，接到了录取通知书。父亲高兴得掉眼泪，给她买了手机，买了电脑，买了里里外外大包小包的衣物。父亲送她上大学，扛着大包小包在前面走，她跟在后面。她突然发现父亲的背有些驼了，父亲居然有了白发。

帮她安排好食宿，父亲只留了几十元零钱，厚厚的一摞钱交到她手里，豪气冲天地说，丫头，千万别舍不得花钱，爸有的是钱！

毕业后，她恋爱了，准备结婚了，未婚夫家庭条件优越，婚房装修豪华，将要举行的婚礼也非常隆重。周围的同事、姐妹都非常羡慕她，她成了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。

婚礼那天，父亲染了发，穿了一身崭新的西装，但是他大肚腩、驼背，新衣服穿在身上，怎么也扯不平。父亲紧紧地握着她的手，像握着一件将要失去的宝贝。她记不清有多少年和父亲没有这样握过手了。父亲的手格外粗糙、骨节突出。这双手给她梳过头，缝过被子，织过毛衣，今天，这双手要亲自把她托付给另一个男人。

有人提醒父亲，快给女儿剥块糖，希望女儿以后的生活甜甜蜜蜜。父亲突然哭得老泪纵横，双手颤抖着给她剥糖，好半天才剥开，哆哆嗦嗦地递到她嘴边。她抱住父亲大哭。

婚礼上，父亲送上的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礼物，一把汽车钥匙。父亲说，这是我送女儿的嫁妆。台下掌声雷动。她不知道，父亲攒了多少年的工资才够买一辆汽车的。她的父亲，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。父亲小声说，丫头，婚礼上，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嫁妆，你在你婆家和亲戚面前就没有面子，爸不能让你受委屈，要让你风风光光地出嫁。看着父亲苍老的面容，她的眼泪怎么擦都擦不净。

她生了孩子以后，感觉时间更不够用了。白天上班，晚上管孩子，回家的次数渐少。偶尔给父亲打个电话，父亲总说，挺好的，别惦记了。天冷，孩子小，尽量少回来。

有一天，父亲的老朋友秦伯伯来看她和孩子。秦伯伯说：“丫头，你考上大学的那一年，你爸就下岗了。为了供你上大学，他省吃俭用，打了两份工。白天去车间，晚上去看大门。”

她愣住，大哭。那一刻，她终于知道，所谓父亲，就是那个永远踮起脚尖来疼你爱你的人。

■工友情怀

一定要找到你

□朱宜尧 文/图

故障和老郭玩起了“藏猫猫”。这大雪滔天的，老郭来了犟脾气，非要把故障找到。风呼呼地刮，像小刀一样，刮得脸丝丝作痛。整个人都透心儿凉了，清鼻涕眼瞅要过河了，老郭全然不顾，又是测又是量，有板有眼地查找故障。

老郭蹲在探测站的地板上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通讯灯，嘴里嘟囔着“红黄绿红黄绿”，两只手来来回回地搓着取暖。探测站比室外高不了几度，进进出出一下午，那点热乎气儿早就折腾没了。

所有的板件查找两遍，生怕漏掉故障。天黑了，实在没辙了，老郭还是有些不死心，也只好请求支援了。

等技术员处理完故障，都已经是晚上七点多，回到家的老郭早已饥肠辘辘了。

还以为故障消除了，没想到第三天故障再次“现身”。但老郭表现得异常高兴。高兴有两点原因。一是老郭不丢脸。故障虽然没找到，但技术员也只是暂时解决了，没有彻底消除；二来故障给老郭再次处理的机会，换句话说，老郭要和故障来一次真正的较量。老郭暗下决心：一定要

找到你！

老郭没急于去探测站，就在班组埋头琢磨。维修人员都以为这下可难住老郭了，面对一工之长，此时谁也不敢出声。

和老郭不错的哥儿们劝过他，工作就是工作，不马虎就可以了，哪儿能那么认真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老郭总是一笑而过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老郭点着一根香烟，深吸了一口，紧接着传来剧烈的咳嗽声，好像一股烧棉絮的气味。维修人顺着烟味，发现老郭把烟点反了，这事已经折腾没了。



■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老苏：挣“黑”钱的好人

□苏琦

2001年时候的老苏，还是个很硬朗的中年汉子，只是人显得黑瘦了些。这些其实不能赖他，长年累月暴晒在阳光下，大冬天穿上棉袄也没捂回来。老苏倒也习惯了，每次有乡亲们喊着老苏的名字，那标志性的白牙也让人瞬间温暖。

老苏的主业是煤炭运输，这是一项苦差事，但是老苏一直干得很开心。在生活的逼迫下，老苏身不由己，这还要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车祸说起。

那年冬天，老苏开车运送货物返家时候遭遇了严重的车祸。车子从马路上侧翻到沟里，老苏被货物重压在下面，若不是路人的帮助紧急送往医院，老苏很可能就此告别这个世界。当残破的车架被推回家的时候，两个孩子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一年的春节，两个孩子到处问：我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回来过年？周围的邻居们也是心里酸酸的。多年以后，每每提及这些事儿，两个小苏的眼泪都会不自觉流下。

伤愈后的老苏，身体大不如从前。命虽然保住了，但是在他眼前还有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：住院花费了巨大的金钱已经掏空了家底。他的妻子在某天给孩子交完学费后听到孩子一句“妈妈我想吃雪糕”的话后，转过身偷偷地抹眼泪：家里真的再也拿不出钱了。

倔强的老苏岂肯向生活低头？他扔下劣质的烟卷，狠狠一跺脚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有这个能力扛起这个家！”然而，干什么好呢？

经过多次验证，老苏认准了一个目标：拉蜂窝煤。

在修好了农用车后，老苏走遍了自己所在的镇子，28个村落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。拉蜂窝煤是个非常耗费体力的活儿，但是在2001年时候，一车煤能够挣200多块钱，已经是个很高的薪水了。老苏的农用车驰骋在创业的大路上。

某年冬天，夜里11点，有人打进电话“老苏啊，我家没有煤了，能送来点儿不？”“明早吧，肯定送过去。”“现在就没有啦，能现在送不？我都快冻死了！”“现在？行，那您等着啊。12点多给我开个门儿！”

挂了电话，老苏还真就穿上大衣出去了。就在第二天，老苏又接到了电话：“是老苏吗？我是昨天夜里要煤的那个。”“是我是我，那个煤好烧吧？晚上不冷了吧？”“哎呀不冷不冷！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下，xx驾校您认识吧？您住那儿给我拉10车煤块！”“10车！？”老苏当场就惊呆了：“您没说错吧？10车煤块？”“怎么？有问题吗？”“您这找个大车不比我这个小农用车强啊？”老苏也很怀疑这事儿的真实性。“我昨天夜里确实家里冷得没有煤烧了，没想到，您还真来了。就冲这一点，那10车煤块我坚决不给别人，而且以后我要煤也走您这儿！”对方说的很真诚。

“我接我接！明儿就开始拉，一天3趟没问题。”老苏脸上乐开了花。好人老苏，用自己的真诚和行

不止一次了。老郭一阵剧烈的咳嗽，脸憋得通红。

他把烟嘴儿掐掉，重新点燃，边吸边思索。过了半个小时，突然乐了！“控制箱！”老郭脱口而出：“肯定是控制箱故障！”

到了探测站，老郭什么也没动，只是看了看通讯灯，然后关上电源，直接把控制箱换上。几分钟后，打开电源，通讯灯正常，故障消除了。

回到班组，本来故障消除了，没事了。大家都为他高兴呢，这个老郭还真够犟的，居然检验起故障来了，把刚换下来的控制箱装在了练功场的设备上，果然，故障现象和探测站如出一辙。

这回老郭乐了，从心里往外乐的，透着几许灿烂和阳光。

动赢得了周边村落群众的好感，但是他的孩子小苏却心有芥蒂。

那时候的小苏刚上初中，班里的同学知道小苏的爸爸是个“拉煤的”，甚至有人在上课时候就跟小苏说“让你爸帮我们家拉一车煤”的话，每每听到这些，小苏的心里就非常“不痛快”，他甚至想躲开这样的环境。然而，村里的一位开出租大哥的一番话，让小苏瞬间泪崩。

那是小苏在县城读书回家时，坐在那位大哥的车里，两人闲聊时，无意中那位大哥就说了老苏。“要说你爸，那可真是名人！咱们村3个拉煤的，其他俩人一天卖不出去半车，你爸拉两车都不够卖的，你说这不是本事是啥？那天去你家，你爸跟屋里累得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，这么玩儿命为了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不好好念书，你对得起谁，是吧？你爸，在咱村就是这个！”开出租的大哥竖起了大拇指！

回到家中，小苏看到疲劳的老苏，再也抑制不住眼泪，抱着老苏就是大哭……老苏脸上充满了慈祥的微笑：“儿子，干一行爱一行，没事儿没事儿！”

老苏靠着自己的双手，用一块块的蜂窝煤养活了自己的家！他用自己的双手守望着自己的幸福，他的名字也被周边居民们所铭记。时光列车隆隆驶过，老苏那黝黑的脸庞上增添了不少皱纹，他的腰被长年累月的重货压弯了，他的腿脚也不再灵便。

此时的老苏也不再拉煤，因为他已经将家里的两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，现在也走上了工作岗位。这时候的老苏有了“新工作”：家里新添的弟弟丁欢快地叫着“爷爷”，仿佛让他又年轻了几岁。

好人老苏，依然快乐着！